
乡村振兴视角下乡村旅游资源融合发展路径研究

——以桐庐县瑶琳镇运动休闲带规划为例

曹志奎¹ 李肖锋² 吴孔路² 孙以栋³¹

(1. 浙江工业大学 之江学院, 浙江 绍兴 312030;

2. 浙江城市空间建筑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, 浙江 杭州 310014;

3. 浙江工业大学 设计与建筑学院, 浙江 杭州 310023)

【摘要】: 当前, 乡村旅游普遍存在业态单一、旅游资源缺少统筹、文化资源发掘不深、村庄治理体系粗放、受益面窄等问题。以桐庐县瑶琳镇运动休闲带规划为例, 探索乡村振兴视角下乡村旅游资源的融合发展路径, 即整合现有资源, 梳理产业脉络, 打造美丽经济的发展模式; 修复自然生态, 营造村落景区, 实现全域景区的发展需求; 传承历史文化, 弘扬乡风民俗, 实现乡风重塑和文化遗产; 加强有效治理, 推进机制改革, 建设崇德尚法的法治乡村; 健全制度体系, 促进共同富裕, 实现幸福向往的全域景区。

【关键词】: 乡村振兴 乡村旅游 旅游资源 全域旅游

【中图分类号】 F327 **【文献标识码】** A

近年来, 乡村旅游成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推动共同富裕的重要载体, 在促进乡村产业升级, 带动村庄经济发展上有着显著的作用。乡村旅游相关研究不断深入, 包括乡村旅游案例^[1,2]、产业升级^[3,4,5]、空间分布^[6,7]、遗产保护^[8]、乡村社会关系^[9]、乡土景观^[10]等, 研究成果卓著。但是在乡村振兴热潮中, 仍有许多问题值得探讨。特别是拥有特定旅游资源、具备一定的旅游吸引力和接待能力、能够吸引并容纳一定数量游客的乡村, 如何进一步发展并为乡村振兴提供更强的经济支撑, 是值得研究的问题之一。本文以桐庐县瑶琳镇运动休闲带规划为例, 探讨乡村振兴视角下乡村旅游资源的融合发展路径。

1 桐庐瑶琳镇运动休闲带现状分析

1.1 项目背景

作者简介: 曹志奎(1982—), 男, 浙江天台人, 硕士, 副教授, 研究方向: 村落保护利用与文旅融合; 李肖锋(1994—), 男, 浙江缙云人, 学士, 工程师, 研究方向: 景观规划设计; 吴孔路(1994—), 男, 浙江黄岩人, 学士, 助理工程师, 研究方向: 乡村文化景观设计; 孙以栋(1966—), 男, 浙江诸暨人, 学士, 高级工程师, 研究方向: 传统人居文化、文旅融合、流域文明研究。

基金项目: 全国艺术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8 年度文化和旅游智库项目(18ZK10); 绍兴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“十四五”规划 2021 年度指南课题(145056)

2018年6月，桐庐县委县政府出台《关于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意见》，打响“乡村振兴，桐庐先行”品牌，并以点线面推进县域乡村振兴试点工作。瑶琳镇运动休闲带列入试点，启动乡村振兴规划编制工作，规划团队制定的规划研究框架如图1所示。

1.2 资源基础梳理和挖掘

1.2.1 项目区位交通评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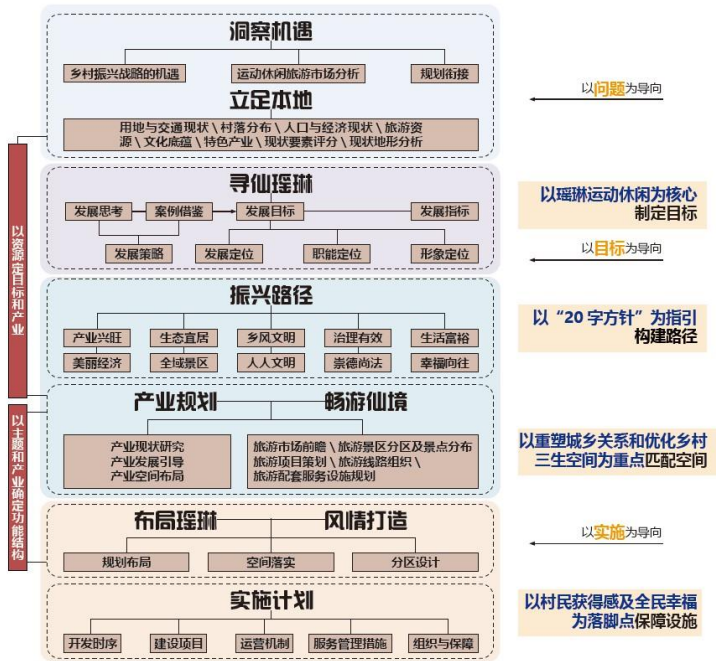


图1 研究框架

本次研究范围位于桐庐县瑶琳镇内的潘联村、姚村村、皇甫村和桃源村。区位交通优越，北接05省道，临金高速(宣桐高速)从中部穿过，距桐庐县城20km，距杭州市区92km，外部交通条件较好(图2)。内部路网体系框架已形成，但村庄内部及村庄之间通行条件一般。

1.2.2 历史人文资源

瑶琳镇历史悠久，特有的历史人文资源分为乡贤名人、文化古迹、民间艺术三大类，独具特色的文化底蕴是区别于其他地区的标志。但是目前对当地浓郁的文脉挖掘和开发利用较浅，缺少特色化的乡村文化体现，没有策划独具瑶琳特色的运动休闲观光线路。

1.2.3 自然风貌现状

规划范围以丘陵为主，三面环山，一面临水，分水江自西北向东南穿过地块。连绵不绝的群山起伏和缓，具有极佳的观赏性，也为休闲运动提供了合适的场地。境内多石灰岩溶洞，尤以“瑶琳仙境”为最，洞内钟乳累累，被称为全国“溶洞之冠”。水系景观资源丰富，但开发利用较少。主要分为线性水(分水江、漕源溪及古水道)和点状水(坞口水库等)。

1.2.4 建筑风貌现状

区域内具有依山傍水，村田交融的良好空间环境基底，村落建筑风貌总体良好，外立面整洁，但是少数的危房仍需整治，废弃房屋亟待盘活更新。

1.2.5 公共服务设施现状

目前潘联村公共服务设施较齐全，且风貌、功能性保持良好，其他村落根据自身需求宜增加部分公共服务设施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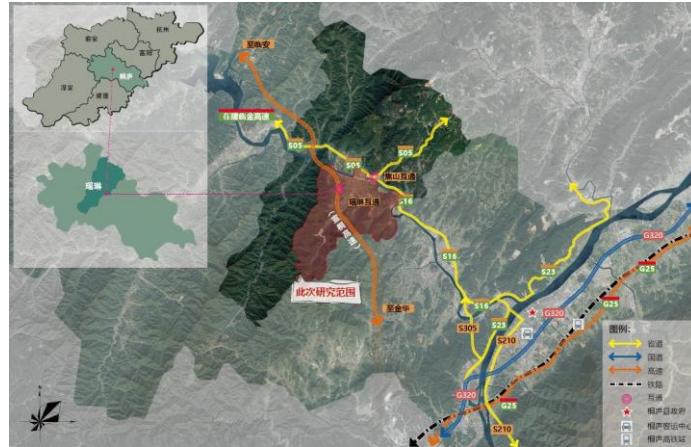


图 2 区位交通图

1.2.6 人口及产业现状

区域户籍人口稳定，现有 9346 人，皇甫村和姚村村为主要人口聚居地。第一产业方面，茶园、果园资源集聚，重点发展特色农业，以高效农业、品牌农业和融合农业建设为抓手，初步形成以优质、特色、生态为主要特征的现代农业。第二产业现已形成食品饮料、皮革制品、针织服装、五金机械、电线电缆、建筑用材、造纸化工、印刷包装等产业。第三产业以旅游业为主，山水观光景点多样，旅游产品正在从较为单一、传统的观光型旅游产品，向集观光、休闲度假等多位一体的多元化旅游产品转型。

1.2.7 旅游资源现状

旅游资源总量丰富，特色鲜明，品质较高，目前以山、水、林、洞观光旅游为主，休闲旅游度假为辅。类型多样，登记在册旅游资源单体共有 17 项。以瑶琳仙境为代表的溶洞类地文景观、以垂云通天河为代表的地下暗河类景区已蜚声国内外，具有一定的知名度，但随着时间推移，吸引力日益减弱。山地户外拓展类项目已形成一定的规模，杭州亚运会马术赛场就在规划范围北端，户外运动今后将迎来更大发展。

1.3 乡村旅游存在的主要问题

瑶琳镇运动休闲带发展基础良好，但也存在着当前全国各地乡村旅游面临的共性问题，具体包括：

1.3.1 乡村旅游业态单一，产品缺乏深度体验，旅游品牌建设层次不高

乡村旅游业态大多停留于农家乐、农家旅馆、农家采摘垂钓等，业态单一，与一产、二产联系较弱，缺少能提供深度体验的乡村旅游产品，难以满足现代旅游者的需求。旅游产品升级换代慢，新产品后劲不足，新鲜感和吸引力日益减弱，游客量增长滞缓。乡村旅游品牌建设层次较低，追求短期目标，缺少市场营销合力，主体旅游形象不突出。

1.3.2 旅游资源缺少统筹，重点景区容量受限，新景区服务设施不完善

各景区单打独斗，对乡村旅游资源的开发没有长期的规划，导致资源开发创意思维不足，单一旅游业态发展过剩，出现同质化的问题，在资源相似、产品相近、市场相同的情况下，逐渐丧失市场吸引力。

1.3.3 文化资源发掘不深，欠缺自身特色打造，丧失乡愁韵味

乡村文化是乡村旅游的灵魂和内核，它不仅来源于生活(包括农耕文化、手工艺、习俗等方面)，还是当地乡村文脉的重要传承载体。当前存在自身文脉的挖掘深度不够，乡村本土文化认知不足等问题。在旅游市场进一步细分、旅游需求多元化的竞争态势下，忽视乡村自然的呈现以及乡村文化的传承，使乡村资源形成了隐性的浪费。

1.3.4 村庄治理体系粗放，旅游资源管理不善，阻碍乡村旅游持续发展

村庄治理体系粗放，旅游资源开发方式粗放，存在市场开发的盲目性，缺少科学系统的监管体系，对服务的质量难以进行掌握，乡村旅游难以持续发展。

1.3.5 乡村旅游受益面窄，乡村发展不平衡，原住民与本土空间割裂

重要旅游资源的开发多是靠对外招商引资，与乡村有着切身利益的原住民只能获得少部分租金，不能更多地分享到旅游发展带来的利益，却要承受环境被破坏、生活受干扰等不利影响，存在“去农化”现象。这也使得村民对乡村旅游发展缺乏足够的认知，参与积极性不高，甚至产生抵触情绪，错失共同致富的机会，也造成地方政府对乡村旅游资源统筹开发的困难。

2 乡村振兴视角下乡村旅游资源融合发展路径

针对上述问题，规划提出乡村振兴视角下乡村旅游资源融合发展的五条路径：

2.1 整合现有资源，梳理产业脉络，打造美丽经济的发展模式

在生态保护的前提下，整合现有村庄农业、文化、旅游等各资源，加快一二三产融合，提出“田园+、运动+、休闲+”的概念，融入“食住行游购娱”六要素中。大力发展运动休闲旅游产业，从而带动现有资源形成的相关业态发展，衍生出户外拓展运动、马术训练运动、康养休闲运动、山水休闲观光、生态休闲田园体验、文化休闲观光等特色项目，打造“1241”产业体系(图3)，实现更加绿色生态、更有效率的乡村美丽经济发展方式。

同时，考虑到项目内部与周边的用地情况，在深度和广度上增加旅游产品，形成康乐运动、休闲运动、观光度假三大产品体系(图4)，充分、深入地开发和融合现有的乡村旅游资源，达成乡村振兴的规划目标。即在桐庐形成的“产业因全域旅游而更兴旺、城乡因全域旅游而更美丽、百姓因全域旅游而更富有”^[11]的全域、全业、全民发展格局下，完善产业功能，探索现代运动休闲旅游创新的发展模式，以乡村自然风貌为基底，以户外运动、田园休闲游为特色，将瑶琳运动休闲带打造成为融观光休闲旅游、主题运动旅游、乡村体验旅游、田园养生度假、田园创意文化、团建训练拓展活动、马术竞技场、自然科普教育等功能于一体，国内知名、区域一流的山地拓展运动小镇。

图 5 规划结构



图 6 鸟瞰效果图

2.2.1 自然生态修复

基于“从摇篮到摇篮”的理念，保护自然山水格局和村田相依的自然生态风貌，加强对污水垃圾等生活环境的治理。提升道路沿线绿化，注重季相搭配，加强绿化品质。开展河道清淤、河岸保洁，截污纳管等整治行动，同时提出构建岸线景观方案，形成以自然驳岸为主、硬质驳岸为辅的村落岸线空间(图 7)；对萝卜洲生态湿地加以保护，逐步合理开发利用，保持河流生态的完整性和生物多样性的同时产生更强的旅游价值。加强农业污染治理与景观营造，通过千亩金花大地艺术、稻田景观、观光农业发展建设，营造自然田园乡村景观特色。



图 7 桃源溪改造效果图

2.2.2 村落景区营造

一是强化旅游交通组织，完善旅游设施配套，对道路交通系统进行梳理和统一规划。利用现有古道、山道，增设山体游步道，配建停车泊位系统；选取如大樟树公园等赏驻留点，设置停车设施和平台，打造动静结合的观赏体验；同时设置标志标识，完善村庄、景区等场所的交通引导，明确导览图、标志牌等咨询导览设施位置。二是对村庄建筑和景观风貌进行引导，并由点及线，

化线为面，形成全域景区。植入创意业态，策划乡村旅游路线，例如三天二夜游览路线、慢行绿道游览路线、特色主题游览路线等特色方案。三是完善旅游配套服务设施。规划全域旅游游客中心，布局休憩空间，配建滨水风情商业区、千亩金花民宿街等旅游业设施。远期建设方家洲博物馆、溶洞文化博物馆等特色博物馆，增加村落文化氛围。

2.3 传承历史文化，弘扬乡风民俗，实现乡风重塑和文化遗产

村民是村落的主人，也是村落文化的主要传承人。一是要深度挖掘村落文脉，帮助村民重新认识村庄传统风貌，熟知历史环境要素，欣赏传统建筑，同时梳理现有古迹，重视历史遗存保护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，弘扬本地特有乡风民俗，策划精神文明创建活动；二是为村落配套文化礼堂，并与地方特色产业结合发展商业、公共服务、文创和旅游服务等功能，形成潘联村“钱王故事文化馆”、姚村村“孝子文化学堂”等多功能文化礼堂，打造村庄文化地标，彰显乡风文明；三是扶持文化创意、研学交流、特色民宿等新业态项目，使其成长为村落景区自主长期运行发展的内核驱动力；四是依据村落独特的农业耕作、传统风俗、传统技艺等乡村民俗，构建庙会集市、文化节庆等乡村活动，形成一村一品的特色项目。

2.4 加强有效治理，推进机制改革，建设崇德尚法的法治乡村

乡村治理是实现乡村可持续性发展，合理运用乡村资源的关键性因素，是村庄发展的重要保障。一是在组织体系上，以党组织为核心，提升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，利用基层党组织推动乡村振兴；二是加强乡村管理型人才的培育，以村庄自治为基础，优化落实“五议两公开、阳光议事日”长效制度的举措，推行村规民约等制度，打造乡风文明新气象；三是以法制为根基，提出村务监管机制，策划普法宣传、纠纷调解等长期性活动。制定村民道德奖惩办法，弘扬本村的先进民风、清廉文化等优质文化，“三治”深度融合，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格局；四是在建设治理平台上，要推进“四个平台”建设和最多跑一次改革，提高乡村治理效率。深化完善智慧农村建设，打造乡村社会治理精密网，将乡村各类事项智慧化，开启乡村生活新模式。

2.5 健全制度体系，促进共同富裕，实现幸福向往的全域景区

一要健全完善基本医疗保险、最低生活保障、临时救助、农村“三留守”关爱保护等乡村社会保障制度，提升生活品质底线。综合政府、市场及公益等力量，提出相应的扶贫及富民措施，推进共同富裕。二要通过统一规划，对功能配套、设施联动、交通组织、景观风貌等方面提出与周边区域的协调内容、协调措施和协调机制。依据乡村基础设施配套要求，结合村庄实际，完善提升道路交通、给排水、电力电信、燃气、环卫等基础设施配套，提高保障水平。依据乡村公共服务设施配套要求，合理确定教育、医疗、文化、体育、商业的规模与布局，提升服务水平，构建幸福生活服务体系，促进共同富裕，实现村民对于新农村生活的幸福向往。

3 结语

乡村振兴视角下，乡村旅游资源的融合发展要以当地乡村农业、文化、旅游等资源为基础，并将各类资源纳入到区域统筹规划之中，使之协调化和有序化，彻底消除各自为政、单打独斗的局面，打造“一村一品”，形成竞争合力；要减少旅游资源无序开发，推动乡村旅游资源的产业联动、融合和更新，建构和优化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体系；要深挖地方文化特色，更好地打造特色化、差异化、主题化的乡村全域旅游景区；要提升乡村经济整体实力，在创新、整合、开放的理念之下，充分彰显乡村旅游资源的独特优势，从而实现乡村振兴，建设新时代的美丽乡村。

参考文献：

[1]孙九霞，黄凯洁，王学基. 基于地方实践的旅游发展与乡村振兴：逻辑与案例[J]. 旅游学刊，2020，35(3)：39-49.

-
- [2]张信得, 张云彬, 陈浩. 乡村振兴背景下旅游资源型特色小镇发展路径研究——以巢湖半汤温泉小镇为例[J]. 江苏农业学报, 2020, 36(1): 219-226.
- [3]金媛媛, 王淑芳.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生态旅游产业与健康产业的融合发展研究[J]. 生态经济, 2020, 36(1): 138-143.
- [4]刘玉堂, 高睿霞. 文旅融合视域下乡村旅游核心竞争力研究[J]. 理论月刊, 2020(1): 92-100.
- [5]耿松涛, 张伸阳. 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旅游与文化产业协同发展研究[J].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(社会科学版), 2021, 21(2): 44-52.
- [6]董文静, 王昌森, 张震. 山东省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时空耦合研究[J]. 地理科学, 2020, 40(4): 628-636.
- [7]马斌斌, 陈兴鹏, 马凯凯, 等. 中国乡村旅游重点村空间分布、类型结构及影响因素[J]. 经济地理, 2020, 40(7): 190-199.
- [8]张杰. 乡村振兴下乡村文化遗产保护的“固旧”与“维新”——兼论改革开放40年乡村发展制度解读[J]. 规划师, 2018, 34(10): 26-31.
- [9]孙婧雯, 马远军, 王振波, 等. 农旅融合视角下新型乡村社会关系架构及提升路径——以浙江金华陈界村为例[J]. 地理研究, 2020, 39(3): 696-708.
- [10]张熹, 孙志方. 乡村振兴视域下国内乡土景观研究述评[J]. 昆明理工大学学报(社会科学版), 2020, 20(2): 113-120.
- [11]李华东. 桐庐: 全力创建全国首批全域旅游示范县[J]. 杭州(周刊), 2016(12): 61.